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2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二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今日马克思

Marx for Today

[意] 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主编

孙 亮 杨小峰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2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二辑

今日马克思

Marx for Today

[意] 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主编
孙 亮 杨小峰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日马克思/ (意) 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主编; 孙亮, 杨小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7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二辑)
ISBN 978-7-300-26216-1

I. ①今… II. ①马… ②孙…③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8193 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
今日马克思
[意] 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主编
孙 亮 杨小峰 译
Jinri Makes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7.5 插页 3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3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编委会名单

主编

庄福龄 罗国杰 靳 诺

委员 (以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陈先达 程恩富

顾海良 顾钰民 郭建宁

韩 震 郝立新 贺耀敏

侯惠勤 鲁克俭 梅荣政

秦 宣 石仲泉 吴易风

张雷声 郑杭生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介绍



凯文·B. 安德森 (Kevin B. Anderson)，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代表作为《列宁、黑格尔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边缘地带的马克思》(*Marx at the Margi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保罗·布莱克利奇 (Paul Blackledge)，利兹城市大学 (英国)，代表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马克思主义和伦理学》(*Marxism and Ethics*, SUNY Press, forthcoming 2012)。

阿尔曼多·博伊托 (Armando Boito)，金边大学 (巴西)，代表作为《巴西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与联合主义》(*Política neoliberal e sindicalismo no Brasil*, Xamã, 2002)、《国家、政治与社会阶层》(*Estado, política a classes sociais*, Unesp, 2007)。

特雷尔·卡弗 (Terrell Carver)，布里斯托尔大学 (英国)，编有《剑桥文本中的政治思想史：马克思及其之后的政治作品》(*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Marx,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UP, 1996)，代表作为《后现代的马克思》(*The Postmo-*

dern Marx,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帕雷什·查托帕迪亚 (Paresh Chattopadhyay), 魁北克大学 (加拿大), 代表作为《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和苏联的经验》(*The Marxian Category of Capital and the Soviet Experience*, Praeger, 1994)。

乔治·C. 康尼奈尔 (George C. Comninel), 约克大学 (加拿大), 代表作为《重思法国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挑战》(*Rethink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rxism and the Revisionist Challenge*, Verso, 1987)、《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和革命》(*Historical Materialist Sociology and Revolutions*), 收集在由 G. Delanty 和 E. Isin 合编的《历史社会学指南》(*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Sage, 2003) 中。

让-努马·迪康热 (Jean-Numa Ducange), 鲁昂大学 (法国), 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Le 18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 Livre de poche, 2007)、《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du programme de Gotha*, Editions sociales, 2008) 二书的编辑。

扬·霍夫 (Jan Hoff), 柏林自由大学 (德国) 哲学博士, 代表作为《卡尔·马克思和“李嘉图主义的社会主义者”》(*Karl Marx und die “ricardianischen Sozialisten”*, PapyRossa, 2008)、《马克思的全球化: 自 1965 年以来国际马克思讨论的发展》(*Marx global. Zur Entwicklung des internationalen Marx-Diskurses seit 1965*, Akademie, 2009)。

胡大平 (Daping Hu), 南京大学 (中国), 代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合著, *The Historic Logic of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回到恩格斯》(*Back to Engels*,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两本均为中文著作。

丁声镇 (Seongjin Jeong), 国立庆尚大学 (韩国), 代表作为《全球经济下关于韩国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合编, *Marxist Perspectives on*

South Korea in the Global Economy, Ashgate, 2007)、《另类全球化运动的理念》(合著, *Ideas of Alter-Globalization Movements*, Hanul, 2010)。两本均为韩文著作。

迈克尔·A. 莱博维茨 (Michael A. Lebowitz), 西蒙弗雷泽大学(加拿大) 荣休教授, 代表作为《超越〈资本论〉: 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Palgrave-Macmillan, 2003)、《社会主义的替代性: 真实人类的发展》(*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Real Human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 (Ellen Meiksins Wood), 约克大学(加拿大) 荣休教授, 代表作为《民主反对资本主义》(*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CUP, 1995)、《资本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Verso, 2002)、《资本的帝国》(*Empire of Capital*, Verso, 2003)、《公民到议员: 一段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卷一) (*Citizens to Lords: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Verso, 2008)。

路易斯·爱德华多·莫塔 (Luiz Eduardo Motta),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巴西), 代表作为《普兰查斯与法律》[Poulantzas e o Direito, 载 *Dados*, 2010, 53 (1)]。

马塞罗·默斯托 (Marcello Musto), 约克大学(加拿大), 主编《马克思的〈大纲〉: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Routledge, 2008), 代表作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学习和随笔》(*Ripensare Marx e i marxismi. Studi e saggi*, Carocci, 2011)。

韦萨·奥伊蒂宁 (Vesa Oittinen), 赫尔辛基大学(芬兰), 代表作为《斯宾诺莎的辩证法》(*Spinozistische Dialektik*, Peter Lang,

1994), 主编《马克斯·韦伯和俄罗斯》(*Max Weber and Russia*, Aleksanteri Institute, 2010)。

詹弗兰科·拉戈内 (Gianfranco Ragona), 都灵大学 (意大利), 代表作为《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 (1905—1996)》(*Maximilien Rubel 1905—1996*)、《伦理学、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Etica, marxologia e critica del marxismo*, Franco Angeli, 2003)、《古斯塔夫·兰道尔: 无政府主义者、德国犹太人》(*Gustav Landauer. Anarchico, ebreo, tedesco*, Editori Riuniti University Press, 2010)。

弗朗西斯科·T. 索布里诺 (Francisco T. Sobrino), 《工具》(*Herramienta*, Argentina) 一书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

内田弘 (Hiroshi Uchida), 专修大学 (日本) 荣休教授, 代表作为《马克思的〈大纲〉和黑格尔的〈逻辑学〉》(*Marx's Grundrisse and Hegel's Logic*, Routledge, 1988), 主编《21 世纪的马克思》(*Marx for the 21st Century*, Routledge, 2005)。

维克托·沃利斯 (Victor Wallis), 伯克利音乐学院 (美国), 代表作为《工人的权力和革命》(*Workers' Control and Revolution*), 收集在由 D. Azzellini 和 I. Ness 合编的《我们可以支配和拥有的: 从公社时期到现在的工人权力》(*Ours to Master and to Own: Workers' Control from the Commune to the Present*, Haymarket Books, 2011) 中。

理查德·D. 沃尔夫 (Richard D. Wolff), 新学院大学 (美国), 代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合著, *New Departures in Marxian Theory*, Routledge, 2006)、《资本主义对狂热者的打击》(*Capitalism Hits the Fan*, Interlink Books, 2010)。

序 言

1989 年后的 20 年间，马克思似乎为世人匆匆遗忘，如今，他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中。在过去的几年里，马克思就已为学界所关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的日报和周报纷纷刊载了关于马克思当代思想的讨论，这使得他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一直被称为“马克思的复兴”的内容主要反映在相应的系列论文里，当前的这个论文集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提供新的阐释，表明马克思思想与 20 世纪的某些教条化与经济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之间的差异，并提出马克思的理论对分析与批判当代世界的价值所在。

二是为了方便学者和政治实践者更好地了解过去 10 年间世界的马克思研究状况。感谢 10 位权威的国际马克思研究者为本书所做的严谨工作，也要感谢他们耐心地满足我的要求，以达到表述一致性的目标。这本书（源自《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一个专题）提供了对今日马克思作品接受程度的一个独特视角——从西属美洲到英语语言国家，从欧洲到亚洲——建立在对马克思的大约 200 本论著的评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各种版本著作、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大学会议与研讨会以及政党与社会运动等的考察基础之上。这样出现的情况是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被接受、使用与批判，并在某些情况下被误释的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执行编辑维克托·沃利

斯的鼎力相助。沃利斯先生不仅以作者和译者的身份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他还从专业的视角帮助我重新修订了这些文本。请让我代表自己和这本书的其他作者向他致以崇高的谢意！

最后，仅将此书献给我的朋友特奥多尔（Ernst Theodor）和卡米莱尔（Patrick Camiller）这两位严谨而谦逊的先生！

马塞罗·默斯托

2011年10月于多伦多

目 录

导 论	马塞罗·默斯托	1
-----------	---------	---

第一部分 2010 年重读马克思

不仅仅是资本和阶级：马克思论非西方社会、民族主义 和族群	凯文·B. 安德森	29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神话以及卡尔·马克思的 持续复兴	帕雷什·查托帕迪亚	47
改变体系，而不是改变其限制	迈克尔·A. 莱博维茨	70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解放问题	乔治·C. 康尼奈尔	84
重审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马塞罗·默斯托	103
马克思与反讽政治学	特雷尔·卡弗	131
作为论证和策略的“较少的恶”：从马克思到 当代	维克托·沃利斯	149
在资本主义危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	理查德·D. 沃尔夫	161
普遍的资本主义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	178

第二部分 今日马克思的国际研究

马克思在拉丁美洲	弗朗西斯科·T. 索布里诺	191
----------------	---------------	-----



马克思在巴西	阿尔曼多·博伊托和路易斯·爱德华多·莫塔	200
马克思在英语世界	保罗·布莱克利奇	206
马克思在法国	让-努马·迪康热	216
马克思在德国	扬·霍夫	222
马克思在意大利	詹弗兰科·拉戈内	229
马克思在俄罗斯	韦萨·奥伊蒂宁	235
马克思在中国	胡大平	241
马克思在韩国	丁声镇	245
马克思在日本	内田弘	252
索 引		260
译后记		265

导 论

马塞罗·默斯托

一、19 世纪与 20 世纪主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世界上的地位几乎不可动摇。虽然马克思的辞世不为主流媒体所关注，然而在他辞世后不久，他即声名远播，其历史声望几乎无人能及。正如加尔各答的第一批印度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大力宣传，马克思的名字很快在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工人中间传开了。在俄国革命之后，作为旗帜的马克思成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大会的背景。马克思的思想推动了所有工人运动政治联合团体的纲领和章程的制定，其影响从欧洲大陆一直蔓延至中国上海。马克思思想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然而，不久后，马克思理论转变成僵化的意识形态。尽管马克思的思想有时被定性为决定论，并与 19 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氛围相悖，但无可争议的是，其思想具有相当的批判性和开放性。为了响应一种流行的体系概念，特别是达尔文主义的文化，“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在卡尔·考茨基所编的《新时代》中应运而生，并与这种文化模式一拍即合。

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向著作集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大众阅读本

的出现。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研究者们）优先采用节选、总结和删减的原则，从马克思的重要著作中选取一些章节装订成册。正统研究者用一些乏味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用词和文献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改写。马克思辞世后的一段时间内的许多文稿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一迹象，当时的审查制度更是加剧了这一改写行动。这些文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马克思思想的世界性传播，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对复杂的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尤其是实证主义的影响，使得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理论贫困化了^[1]。

对马克思思想的改写形成了一种诡秘的教条说，一种吸收了经济决定论的革命论——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马克思主义。
2 由于历史自主发展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信条过于僵化、稚嫩化，因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全面理解，亦无法探知发展实际和革命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导致一种有利于巩固现存秩序的消极宿命论的产生^[2]。

“资本主义社会即将灭亡”的理论——在1873年资本主义社会陷入经济萧条期后的20世纪找到其沃土——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口号。马克思的分析旨在勾勒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3]，该分析被转化为普遍有效的历史规律，以推论事件发展的过程，甚至是分析特定具体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

“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资本主义注定是其内在矛盾的掘墓人）的观点同样出现在第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考茨基对该纲领评价道：“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新的社会形态将取代当前的社会形态，这种取代不仅仅是令人满意的，更是不可避免的。”^[4]显然，这不仅证实了流行观念的局限性，也表明它们与鼓舞第二国际事业的马克思渐行渐远。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马克思思想大众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它的壮大，这种体系化和庸俗化趋势越发严峻。诚然，对于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普列汉诺夫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整体的世界观”^[5]。这种说法充斥着体系化的一元论，因为它承认，随着社会进步，上层建筑也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尽管这些年意识形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许多第二国际的理论特征被归入第

三国际的文化框架。这种传承明确地体现在 1921 年由布哈林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布哈林称：“在自然和社会中，存在一种确定的规律、一种固定的自然规律。科学的首要任务在于揭示这种自然规律的确定性。”^[6]这种社会决定论的结果完全关注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产生了如下一种教条：“人类社会行动的多重决定因素至少与社会演变的单一规律之间不矛盾。”^[7]

在此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框架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被弱化到了极点，鉴于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确立^[8]。且不管其指导行动的作用如何，在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了其存在的一个“后验”的（posteriori）合法性工具。1938 年，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该册子融入了如下一些教条化的基本元素：集体生活现象受“完全可以认识”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制约，“社会历史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出现，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9]；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按照这些规律行动。显然，以上提法混淆了“科学的”和“科学”这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是以严格而连贯的理论标准为基础的，它被这样一种方法论所取代：不存在像自然规律那样独立于人的意志的矛盾和客观历史规律。 3

这使得最为严格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找到了与这种意识形态教义相关的生存空间。正统的马列主义将僵化的一元论用于马克思的文本解释。毋庸置疑，苏维埃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迎来重要的一刻：在地域上得以扩张，紧接着一些社会阶级开始遭到排斥。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与其说是马克思本人完整的文献的传播，不如说是政党指南、手册和具体的节选的传播。

此种教条式文集的集成优先于马克思文本自身，而阅读后者对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形态及其演变是必要的^[10]。实际上，原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在 1927 年收录了马克思的早期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 1932 年收录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些手稿中，有些内容出现在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些早期手稿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看起来尤为完整；这个选择成为许多歪曲的诠释路径之来源^[11]。一些《资本论》重要的初期手稿（1933年整理的《资本论》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手稿，1939年到1941年整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也就是为人熟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得以出版，但仅在有限范围内流通^[12]。再者，这些手稿未公布的原因在于当权者担心这些手稿会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由于当时的诠释方式要迎合某种政治动机，这些手稿未能使人们全面了解重估马克思的研究著作。

摘选文本已经成为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普遍做法，一些文本则被解体或人为改造，譬如，插入有特定目的的引文。这些方式往往与强盗普洛克路斯忒斯保全其受害者的方式一样：如过长，则删减；如过短，则添字。

由于思想服务于某种政治的必要性，很多人把马克思思想等同于这些政治思想，并由此对马克思大加羞辱。马克思理论像《圣经》一般被人们加以传颂，这导致该理论无法想象的自相矛盾。人们不去关注马克思“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recipes for the cook-shops of the future）^[13]的警告，而把他设定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先祖”。马克思，这位从未曾满足于自身结论的最严厉的批判者，却成为最僵化的教条主义之来源。结果，这位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坚定斗士——马克思，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作家都更加脱离其历史语境。从坚定的话语“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业”^[14]中，马克思陷入了一种政治先驱（作为阶级意识的捍卫者和革命领袖）和政党优先的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被斯达汉诺夫主义（Stakhanovism）的生产率信条所同化了，并提出缩短劳动时间是人类能力充分发挥的根本的主张。马克思坚信国家消亡的必然性，他曾确信或支持过这一点。马克思如其他的少数思想家一样，旨趣在于人类个性的自由发展，他反对资产阶级权利（这种权利将社会不公隐藏在法律平等之后），并称：“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15]于是，马克思被树立为将社会生活的集体向度改造为模糊的“同质化”这样一种观念的捍卫者。